

丝绸之国 与 希望之乡

——中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探析*

谭 渊

摘 要:早在古代希腊罗马人当中,中国就已作为丝绸之国而闻名。中世纪时,德国人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和“契丹”。在德语文学作品中,赛里斯首先作为梦幻般的丝绸之国出现在13世纪沃尔夫拉姆的英雄史诗《帕其伐尔》中。在15世纪诗人罗森斯普吕特的《祝酒歌》中,“契丹大汗”则与传说中的东方基督教国王“约翰长老”一起以巨富形象出现。通过对“赛里斯”、“契丹”和“约翰长老”的源流进行梳理,本文再现了中国形象在中世纪德国演变的过程,并揭示出德国历史、宗教、政治因素对建构中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形象; 德语文学; 赛里斯; 契丹; 约翰长老

作者简介: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教授 博士 武汉

430074

中图分类号: I351.60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14)02-0113-11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2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研究”(项目批准号:11CWW021)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NCET20111123)研究成果。

从13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名字便不时闪现在德语文学家笔下。但直至启蒙运动时代,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仍然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未知国度,在借助传教士报告、游记、丝绸、瓷器了解中国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想象、误读、故作惊人的描述也被叠加在中国形象之上,这些真真假假的“中国知识”共同构成德国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创作源泉。^①而当德国作家塑造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时,也不可避免地传递出其西方文化的立场和对自身的理解,其结果是在德国文化界中形成一个巨大的“中国话语”——一个以对中国的认识为核心,但与其说与中国相关,不如说与欧洲文化本身联系更加紧密的认知体系。^②因此,当我们讨论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既无法离开对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探究,也无法绕过德国文化的自我定位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不仅要厘清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中国画卷,更要追问影响文学创作的思想动机、价值取向和隐藏在文学形象背后的欧式思维结构。

一、德国文学中的“赛里斯”——丝绸的民族

受古代希腊、罗马文献影响,德国人最早将出产丝绸的遥远的东方民族称为“丝人”——赛里斯(Sères)。赛里斯首次出现在德语文献中大约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当时居住在圣加伦修道院的本笃会僧侣诺特克尔(Notker der Deutsche)^③在翻译和评注古罗马哲学家波爱修斯^④的著作时,首次用德语提到了一个梦幻般的民族——赛里斯,它位于遥远的东方,以生产丝绸(拉丁语:serica)著称。此后,海因里希·勒弗(Heinrich der Love)在《卢西达留斯》(Lucidarius, 1190年)、鲁道夫·封·艾姆斯(Rudolf von Ems)在《世界编年史》(Weltchronik, 1240年)等历史、文化类书籍中也先后提到了赛里斯这个名字。^⑤

“赛里斯”这个名字的出现与东西方之间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不可分割的

^①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载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② 参见 Adrian Hsia, „Chinesien: Zur Typologie des anderen China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20. Jahrhunderts“, *Arcadia*, 1990(25), S. 44-65.

^③ 又名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库斯(Notker Teutonikus)或诺特克尔三世,约公元950-1022年在世,曾翻译和评注亚里士多德、波爱修斯、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古罗马后期散文家)等人的作品,还曾用德语翻译《圣经》中的《诗篇》、《约伯记》等篇,是马丁·路德之前德国最重要的翻译家。

^④ 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ëthius,又译波伊提乌,公元480-524年或525年在世,6世纪早期的政治家、哲学家,曾写下关于命运和死亡等问题的哲学巨著《哲学的慰藉》。在该书第二卷第五节中,波爱修斯写道:“过去的时光多么令人愉快,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用泰尔紫来漂染出夺目的丝绸。”详见波爱修斯:《哲学的慰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⑤ Eduard Horst von Tscherner, *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München: Reinhardt, 1939, S. 8.

关系。早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国丝绸就已经传入欧洲，并成为贵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古希腊人由此将生产这种华丽织物的东方民族称为“赛里斯”，即丝绸之意。公元前 5 世纪末，曾担任宫廷御医的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远赴东方，游历了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他回国后写下《旅游记》、《印度记》等书，并在书中记载下了欧洲人有关中国的最早传说：“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①在此后几百年里，赛里斯人虽然也时不时被自认为处于世界文明之巅的欧洲人想象成红发蓝眼的巨型野人，^②但裹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 - 前 323)和古罗马贵族身上的华丽丝绸还是让欧洲人更倾向于相信赛里斯是一个充满能工巧匠、贸易发达的国度。^③而在罗马人的想象和地理学中，赛里斯已经代表着世界的边缘，“这个遥远的位置使得赛里斯自然而然成为罗马人的他者，一个可以用来进行对比的异族”^④。到罗马帝国后期，当基督教已经开始在罗马帝国内传播时，赛里斯甚至被描绘成人间天堂来反衬罗马的衰败：“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⑤这段摘自 3 世纪初《布讲福音的准备》的文字显然与现实中的中国并无多大关联，它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基督徒心中的理想国形象，折射出作者对罗马帝国崇拜偶像、贪淫好杀、法制废弛的不满。此后约一千年的时间里，虽然来自中国的零星信息如长城围绕、天子统治、人口众多、社会繁荣等作为新增元素一步步丰富着欧洲对中国的朦胧想象，^⑥但由于东西方信息的隔绝，欧洲人对遥远中国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乌托邦式的想象中，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直至 13 世纪初，德国文学家仍然将赛里斯作为一个遥远的异邦点缀在骑士文学中。

赛里斯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德语文学中开始于 12 - 13 世纪宫廷-骑士文学繁荣时期。1200 - 1210 年间，著名骑士文学作家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Wolfram von Eschenbach, 约 1170 - 1220)在圣杯传奇和亚瑟王传奇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型宫廷史诗《帕其伐尔》(*Parzival*)，全诗规模宏大，长达约 2.5 万诗行，讲述了青年骑士帕其伐尔历经磨练最终成长为圣杯骑士的冒险历程，这也是德国文

① 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 1 页。

② 如老普林尼称赛里斯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来人交谈”，托勒密称“赛里斯国最北部的民族的是食人生番”。参见注①，第 12、33 页。

③ 同注①，第 9 - 12 页。

④ 李勇：《西欧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00 页。

⑤ 同注①，第 57 页。

⑥ 同注④，第 125 - 132 页。